

空

哲贵 / 著

Kong
Xin
Ben

人

他不愿意跟人对视，目的不在拒绝别人，
而是担心一旦跟人对视，
就会被对方感染，进入对方的世界，
最后不知不觉被对方伤害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空

哲
贵
／
著

Kong
Xin
Ren



人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心人 / 哲贵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5. 1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426 - 8

I. ①空… II. ①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92940 号

空心人

KONG XIN REN

哲 贵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新 经 典 发 行 有 限 公 司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6.125 印张 144 千字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426 - 8

定价: 2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？

首先，那场民间借贷危机深深刺痛了我，我有许多朋友卷进这场漩涡。从某种角度说，他们也是这次危机的受害者；

其次，这场危机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更是让我警惕，一个社会，如果人与人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秩序的运转能正常吗？如果人与人之间连正常的信任都已丢失，人还能称之为“人”吗？

空
心
人

目录
Contents

183

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

127

讨债

63

卖酒

1

空心

空心

1

山上的杜鹃花刚刚开放，一丛丛，一蓬蓬，把远山染红。到了近前，花瓣已收了露水，在阳光下，可以看见一层薄薄的粉。

巴特尔开着七座奔驰商务车。旁边坐着汤伯光，刘丙奇和老婆希娜坐在第二排，南雨坐后座。几个人里，汤伯光的年龄最大，今年五十岁。他们今天是去给汤伯光的老婆下葬。汤伯光看着窗外，说：“今年的杜鹃花开得真艳啊！”

“操！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”开车的巴特尔说。

“时间真快，一眨眼，又一年了。”汤伯光说。

“老汤，你怎么没叫儿子回来？”希娜把身子前倾，用手拉住副驾驶座的靠背。

“老汤的儿子是在美国吧？”刘丙奇跟着问。

“是的，大学三年级了。”汤伯光把头转过来，看了他们一下，“去

年他妈妈过世时已经回来，这次就算了。”

巴特尔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觉得老汤越老越迷信，去年一次性葬了就完了，选什么日子，非得寄一年，这不是葬两次吗？”

“这个你不懂。选日子是很要紧的。这是一门学问……”汤伯光说。

“噢，老汤，今天怎么没叫上你的女神鲁若娃。”巴特尔故意把话岔开，他知道汤伯光一说起风水就停不下嘴。

巴特尔把头朝后转一下，看了一眼希娜，鲁若娃和她是好朋友。汤伯光赶紧说：“你注意开车。”

巴特尔把头转回去，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老汤是拆迁办主任，一个电话，鲁若娃的婚姻就解体了。他哪里还敢给鲁若娃打电话。”

“这话从哪里说起？”汤伯光说。

“这事不能完全怪罪老汤。鲁若娃跟她未婚夫的关系本来就很脆弱，双方早有散伙的意思，只能说老汤那个电话打得很是时候。是个导火线。”希娜说。

“我成导火线了？”汤伯光一脸委屈。

“你晚上11点后给鲁若娃打过电话吗？”希娜问。

“只有一次。”汤伯光想了一下，“在鲁若娃的意大利酒吧里，没看见她，就打电话问她在哪里。我记得那晚下暴雨。”

“对，就是那天晚上。鲁若娃已经上床了，突然接到老汤的电话。未婚夫问她是谁打来的，鲁若娃不说。未婚夫一定要她说。她就说是一个男人。未婚夫问她跟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，鲁若娃说没什么关系。未婚夫说没什么关系这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，鲁若娃听他这种口气，生气了，就说，打电话怎么了，他还叫我出去呢！”

汤伯光插话说：“我可没叫她出来，只是问她在不在酒吧。”

“没错。”希娜对他摆了摆手，“老汤你听我把话说完。鲁若娃这么说当然是故意气她未婚夫，故意放一个炸弹。她未婚夫果然就炸了。他对鲁若娃说，你今天晚上如果出去，我们的关系就完了。鲁若娃看了他一眼，从床上弹起来说，今天晚上我还真就要出去呢！”

“可她那晚真的没来酒吧呀！”汤伯光又叫冤了。

“哈哈，老汤紧张了。”巴特尔跺了一下脚。

希娜看了巴特尔一眼，又看了汤伯光一眼，说：“鲁若娃出来后，开车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开了一个房间，手机一关，蒙头睡了一个晚上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汤伯光问。

“第二天就退婚了呀！”希娜说。

“老汤你是罪人哪！”巴特尔也说。

“南雨，你给评评理，我怎么稀里糊涂成罪人了？”汤伯光转头求助。

南雨避开汤伯光的目光，笑了笑，没有回话。

“这样吧，老汤，晚上请我们去鲁若娃的意大利酒吧喝一顿，开一瓶路易十三，这样罪会轻一些。”刘丙奇说。

“这样太便宜老汤了，最少再请我们打一场高尔夫。”巴特尔高声说。

汤伯光用眼睛看看他，又看看希娜。希娜也看了汤伯光一会儿，说：“老汤，你今天对着大家说一句实话，心里是不是喜欢鲁若娃。”

“真是罪过。”汤伯光看了希娜一眼，“今天这样的日子，你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。”

“你就这点不好，总是躲躲闪闪。”希娜说。

汤伯光摸了摸下巴，笑了笑。

“晚上路易十三啊！”刘丙奇说。

“下午高尔夫啊！”巴特尔说。

“请客当然可以，但你们不能胡乱定罪。”汤伯光笑着说。

车子已经到半山腰的桃源陵园。巴特尔泊好车，大家依次下车。汤伯光到后备厢拿出一个大运动包。先到陵园管理处，报了自己的名字，说一个星期前预约的。缴了费用后，跟着一个泥水匠，一伙人来到墓前。这是个双人墓，上面刻着汤伯光和他老婆的名字。他老婆有照片。

汤伯光先从运动包里拿出香和蜡烛点上，又拿出三个果盘摆好，盛上水果和糖果，再拿出冥币烧在一个铁桶里，然后拜了三拜。

到达陵园的时间是10点，汤伯光选定给老婆下葬的时辰是午时，还有一个钟头。大家本想再开汤伯光的玩笑，可他这时很肃穆。

希娜去摘杜鹃花，刘丙奇要陪她去，他不让他陪，偏偏叫上南雨。南雨知道她还在生刘丙奇的气。昨天晚上，他们在鲁若娃的意大利酒吧给希娜过生日，大家轮流用威士忌敬她，刘丙奇要替她喝，她不让。很快就醉了，频繁地上洗手间，进去马上就出来，来回走了五趟，终于在沙发里睡着了。大概过了一刻钟，噉的一声就吐了。刘丙奇见她这个样子，拉着脸，皱着眉头，冷冷地说，你看你看。希娜努力睁开眼睛，瞥了他一下，又吐。吐完后，大家要扶她回去，她根本站不住，南雨看看刘丙奇，刘丙奇一脸嫌弃的表情，他就把希娜背起来，巴特尔和汤伯光在两边扶着，还没出包厢，希娜又是噉的一声，刚好吐在南雨肩上。刘丙奇没好气地说，你能不能忍着点，吐了南雨一身。南雨笑着说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

在去摘杜鹃花的路上，希娜对南雨说，昨晚不好意思了，真是对不起。南雨说，怎么这样说呢！希娜叹了一口气，过了一会儿说，刘丙奇要是有一半你的好就好了。南雨知道她指的是什么，笑了笑说，老刘脸

冷心热，对你是真的好。

“我终于知道朋友们为什么都喜欢你，喜欢跟你在一起了。”希娜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继续说，“所有朋友里，你最善良，最会替别人着想。”

“我没你说的那么好。”南雨笑笑。

“以后你也不要太委屈自己了。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。”希娜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一个钟头后，希娜捧着一大束火红的杜鹃花回来。下葬的程序才正式开始。

其实很简单，那个泥水匠把墓穴的大理石撬开（去年有意少用水泥），把骨灰盒放进去，重新用水泥封上。前后只用了三分钟。封好后，汤伯光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泥水匠，泥水匠接了红包，嘴里念着“恭喜发财”，下山去了。

汤伯光从运动包里拿出三串鞭炮分给巴特尔、刘丙奇和南雨。放鞭炮时，他又在那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他们都见过汤伯光的老婆，她动手术时，大家去医院探望。据说是乳腺癌。汤伯光与人不同的是，老婆得乳腺癌，他却很平静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坏事的背后就是好事”。这是他的思维方式，也是他的人生态度。他的经历也验证了他的思维。就拿去年发生的事情来说，先是老婆去世，下半年，他公司的一个楼盘大卖，半年之间价格翻了一番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的腿却摔断了。腿摔断后，他错失了市中心一个地块的竞标机会。从现在的情况看来，这又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从年底开始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信河街，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这年农历年底，房价比上半年下降了三分之一，房子卖不动，很多已经开工的楼盘提前放假。经济危机反而给汤伯光提供了新的机会，他

牵头筹备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，春节以前上报到信河街金融办，信河街金融办上报到省里，春节刚过，省里就批了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开业。汤伯光并不急着开业，而是把开业日期选在老婆下葬后的第三天。

离开时，希娜把杜鹃花摆放在汤伯光老婆的墓碑前，拜了三拜。

2

从陵园直接开车到牛栏山高尔夫球场。球场有一个小会所，汤伯光预订了包厢。汤伯光是牛栏山高尔夫球场终身会员，球场老板是他房产公司的股东，因为这层关系，他花四十万办了会员卡。巴特尔、刘丙奇和南雨都不是会员。是不是会员，待遇不一样，他们打一场球，要花一千元，汤伯光只要三百。

汤伯光点了五个人的套餐，开了一瓶 XO。希娜没喝酒，她喝鲜榨的苹果汁。XO 是汤伯光寄存在这里的，汤伯光喜欢喝洋酒。

本来说好喝完一瓶就收手，下午还要打球。汤伯光不尽兴，又开了一瓶。巴特尔问他：“你这么兴奋，是不是现在可以放手去追求鲁若娃了？”

“鲁若娃不会喜欢我的。”汤伯光说。

“老汤，年龄不是问题，这点自信你应该有。”巴特尔笑着说，“我们要永不妥协，永不言败，直到攻克所有堡垒。”

“老汤你应该向老巴学习，老婆跟他闹了五年离婚，每年上一次法庭，人家老巴就是咬牙不离，这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奋斗精神。”刘丙奇说。

“老巴那叫什么精神呀！无非是怕老婆分了他钢琴公司的财产罢了。”汤伯光笑了笑，看着巴特尔，“要是我，早就签字了，人家心都不在这里了，要钱就给嘛！”

“我赞同。在这一点上，老巴应该向老汤学习。”希娜对汤伯光竖了个大拇指。

“要学习也要向我们的富二代学习，向老汤学习什么呀？”巴特尔看了南雨一眼，笑着说。

“南雨当然最潇洒了，开的是玛莎拉蒂，换女朋友跟换衣服一样。”汤伯光说。

“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把我扯进去干什么？”被叫成“富二代”的南雨笑着说。

“我最羡慕南雨了，女朋友常换常新，不像我，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

“你找死啊！”

刘丙奇刚说完，希娜一拳捶在他手臂上。刘丙奇顺势握住希娜的手，希娜挣扎了一下，刘丙奇没有松手的意思，她也就妥协了。

两瓶酒下去，每个人都有几分醉意。

“还是别下场了吧！”刘丙奇说这话时，大家已在更衣室。

“下场，一定要下场。”汤伯光第一个把球衣换好。

希娜一个人去练习场。

他们到第一洞蓝T发球台上，开始抛球配对，南雨和巴特尔一对，汤伯光和刘丙奇一对。刘丙奇先开球，最后是汤伯光。汤伯光很兴奋，第一杆开了270码，南雨是265码，刘丙奇260码，巴特尔只开了245码。四个人里，巴特尔球技最好，他今天的开球有失水准。

巴特尔一开始就不在状态，一开球就OB了。

“有心事？”南雨问。

“还不是经济危机闹的。”

“经济危机关你钢琴什么事？”

“经济不景气，原本准备买钢琴的人也不买了。”

汤伯光像打了鸡血，在第三洞，抓了一只小鸟，在十一洞，长推25码的距离，收获了一只老鹰。半场过后，汤伯光好运气用光，劣势凸显，走路一拐一拐，每挥一杆，都要喘几口气。

刘丙奇打得不紧不慢，基本保持原有水平。毕竟喝了酒，后半程挥杆也显得吃力。

一场下来，南雨和巴特尔总杆合计输了两杆。

“怎么可能输了呢？”巴特尔说。

“我一眼就看出你今天有心事，怎么可能不输？”汤伯光说。

“再来一场？”巴特尔像公鸡一样看着汤伯光。

“下山吧，希娜已经从练习场回来，天快黑了。”汤伯光说。

车开回市区，已经是7点半了。一车人杀到朝庭会所吃晚餐。朝庭会所设在闹市区，是一座老式的三层别墅，一层有一个花园，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围起来，自成天地，闹中取静。被人承包后，做成高端会所，以粤菜为主，清蒸野生黄鱼做得尤为出色。黄鱼都是当天从南海空运过来。在信河街也只有这个地方能吃到正宗的野生黄鱼。

刚坐下来，汤伯光看了看希娜。

巴特尔咯咯笑起来：“老汤想让你打电话叫鲁若娃来一起吃饭呢？”

“鲁若娃人见人爱嘛！”希娜说，“可我还是要提醒老汤，你既然喜欢她，就要积极去追，鲁若娃可是抢手货。”

汤伯光笑了笑，低头去点菜。

希娜给鲁若娃打了电话，鲁若娃说早上跟朋友去了杭州，明天晚上才能回来。希娜故意大声说：“老汤隆重邀请你吃酒呢！要不要跟老汤说两句？”

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汤伯光赶紧说。

“老汤说 he 不想跟你说。”希娜笑着说。

晚餐开了三支小拉斐红酒。吃完后，大家去鲁若娃的意大利酒吧，又喝了一瓶 XO。到了晚上 10 点半，希娜和刘丙奇先走。希娜是信河街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，明天早上有好几个手术。他们走后，剩下的人又开了一瓶 XO。喝到 11 点，汤伯光也走了。南雨和巴特尔离开酒吧已是次日凌晨。

3

三天后，大家去参加汤伯光小额贷款公司的开业仪式。

别人的开业时间都是定在上午 9 点 58 分，汤伯光却选择在下午 5 点 58 分。南雨和巴特尔 5 点半到他的公司。巴特尔双手作揖，对汤伯光说：“恭喜恭喜，老汤你选择了一个夕阳西下的时辰。”

“你只看到事物的一面，现在确实是夕阳西下。”汤伯光拍了拍巴特尔的肩膀，“可是，你没看到的是，现在正是涨潮的时辰。”

南雨是和巴特尔一起来的。汤伯光看看南雨，笑了一下，问：“你真的没兴趣参股一股？”

“这钱还是让你赚好了。”去年申报公司前，汤伯光就问南雨要不要参股，一股 200 万，汤伯光一个人占了 40 股。南雨知道，汤伯光主要是让他去问父亲。他回家提也没提。

“你再考虑考虑，明年可能会扩股，到时你也可以加进来。”汤伯光说，“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”

南雨笑了笑。

“老汤你偏心，为什么好事只想着老南，却对我封闭？”巴特尔说。

“怎么会呢！只要你不嫌弃，明年扩股时，我一定邀请你参加。”

“说得好听，你心里就是看不起我，觉得我钢琴公司赚不了钱。你是狗眼看人低。”巴特尔刚开始只是开玩笑，说着说着就认真起来。

刘丙奇走过来，他穿着西装，右胸前别着一朵红花，红花下面又别着一条红布，上面写着“贵宾”两个字。巴特尔指着他胸前，对汤伯光说：“你说你是不是势利眼，现在用得着刘丙奇，就让他戴红花，我和南雨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你这见人就咬的疯狗，怎么连我也咬？”刘丙奇笑着说，“你以为我想戴呀！你要戴的话，我摘下来给你戴好了。”说着，他伸手去摘胸前的红花。

“开个玩笑嘛！”汤伯光马上伸手制止刘丙奇。

巴特尔一动不动，看着汤伯光和刘丙奇怎么把戏演下去。

“老巴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”汤伯光问道，“给刘丙奇戴红花情况特殊，他今天不是作为朋友来捧场的，而是作为信河街银行的副行长来剪彩。我的小额贷款公司挂在他们银行下面，他是我的领导。”

“我说得没错，你的眼里只有两类人，要么是有钱人，要么是领导。势利。”

巴特尔就是这个性格，汤伯光拿他一点没办法。

5点58分，仪式准时开始。上台剪彩的人一共九个。汤伯光请了分管经济的副市长，还邀请了省金融办副主任等等。刘丙奇排在末尾。

仪式结束后，大家去信河街香格里拉大酒店的瓯江厅参加庆祝酒会。汤伯光摆了十五桌。桌上放着法国奥利维尔葡萄酒。他把希娜和鲁若娃也邀请来了。

她们是一起来的。

希娜和鲁若娃年纪相仿，都是三十出头。希娜身高一米六七，瘦，白，五官长得开，嘴大，眼睛又圆又黑，剪一头短发，很精干的感觉。鲁若娃矮一些，一张干净的瓜子脸，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下巴都

是细细的。虽然鲁若娃的个头比希娜矮，但两个人站在一起，鲁若娃的光彩却完全盖过希娜，鲁若娃也不用开口说话，身上自有一种让人想亲近的风流。

这天晚上，希娜穿一身紫色套裙，一件裸色披肩，脚穿黑色高跟鞋。参加这样的酒会，希娜的穿戴是得体的。鲁若娃今晚的穿戴显得过于随便，她脚穿一双黑白相间的三叶草运动鞋，蓝色直筒宽松牛仔裤，上身是一件T恤外套、一件米黄色夹克。只有南雨知道鲁若娃为什么会这样随意地打扮。

汤伯光看见鲁若娃，赶紧迎上去，本想伸手去握，突然又把手缩回去，嘴里说着欢迎欢迎，把她们领到南雨这一桌来。刘丙奇坐在领导桌，看见希娜后过来打了一个招呼，看了看鲁若娃说：“咦，听说鲁老师去杭州发财了？”

“跟几个朋友去看一个楼盘。”鲁若娃说。

“有发财的机会不要忘了我啊！”

“好啊，你如果一起买，贷款就不用愁了。”

隔壁桌有人叫他，刘丙奇就过去了。

酒会马上开始。汤伯光要去陪领导，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一桌。酒会开始后，希娜坐在南雨左手，鲁若娃坐在右手，再过去是巴特尔。希娜凑近南雨耳边说：“老汤看来是真的喜欢鲁若娃，你看他坐在那边吃酒，眼睛一直往鲁若娃身上看。”

南雨转头看去，刚好和汤伯光的目光相遇，汤伯光笑了一下，举了举手中的酒杯。南雨也举了举手中的酒杯。放下酒杯后，南雨看了看身边的鲁若娃，说：“老汤一直在看你呢！”

“眼睛是他的，他要看谁我怎么管得住啊！”鲁若娃微笑地看着他说。

南雨闻到一股夜来香的味道，凉凉的，迅速钻进鼻腔，先往脑门儿冲，然后弥漫全身。他心里颤抖了一下。那是从鲁若娃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。南雨很想仔细地看看鲁若娃，可他却把酒杯端起来，对巴特尔说：“老巴，我们喝一杯。”

最忙的还是汤伯光，每桌都要敬酒。他显得异常兴奋，喝酒特别爽快，每敬一桌都是一满杯葡萄酒。

酒会进行到一半时，领导退场，客人也陆续离场。刘丙奇回到这一桌，坐在希娜身边。汤伯光来敬了一杯酒，又被另一桌的人叫走。他看了鲁若娃一眼，鲁若娃故意不看他，他只好拿着酒杯去另外一桌。

等他再回来，醉态已现，走路歪歪斜斜，说话大舌头。他端着一杯酒，把刘丙奇面前的杯子也倒满，说：“老刘，够兄弟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
“我们晚上已经喝好几杯了。”刘丙奇的样子已不想喝，但汤伯光没看出来。

“不行，今天一定要喝，一定要喝醉。”

“你已经醉了。”刘丙奇冷冷地说。

“我没醉。不信我把这杯酒喝了给你看。”说着，他一仰脖子，杯子就空了。他身体晃了晃，拿起酒瓶，给自己的杯子倒酒。

刘丙奇没有说话，也没制止他。

“不能少，一点儿也不能少。”汤伯光把酒倒得溢出来为止，倒完后，他端起酒杯对刘丙奇说，“来，为兄弟干杯。”

刘丙奇坐着没动。倒是希娜站起来，说：“老汤你坐下来，慢慢点喝。”

“不行，这杯酒一定要喝。你看我一点儿没醉，最少还可以喝两瓶。”说着，他的身体往后一晃，杯里有一半的酒洒在他胸前的西装上，里面的白衬衫变成了红衬衫。希娜赶紧拿餐布去擦。